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三十回 劉國丈全家下獄

詩曰：人莫知其子之惡，害人黨惡用奸謀。恢恢天網疏難漏，空戴南冠學楚囚。

話說金鑾殿上封功已畢，忠孝王奏道：僧善保劉奎璧等尚在軍營，要求裁奪。元天子即下一道聖旨，將劉奎璧囚一監中，與其父劉侯同獄。僧善保發往雁門關效力。隨徵的十萬人馬，各賞金銀羊酒七萬。投降士卒，派在京營都總標下操練藤牌。餘皆分派各處汛地。

分派完時擺御筵，金鑾殿上會群賢。錦衣內侍傳金盞，翠袖宮娥捧玉盤。九派歌聲回綺席，幾重簾影透香煙。女侯男伯同筵坐，梁相還同子婿餐。合殿英才齊敘會，真個是，少年天子少年臣。須臾御賜華筵散，文武紛紛謝聖王。元帝歸宮官宰出，齊齊皆出午門前。合班文武心輸服，拱手同聲賞眾賢。又向尚書君玉道，鄴大人，明朝拜相在金鑾。翰林早望恩封厚，下官們，立刻偕行叩府前。司馬謙恭稱不敢，慙慙一拱別諸官。身乘大轎人隨後，翁婿齊齊打道旋。文武朝臣俱拱手，東行西去片時間。但見那，午朝門外散諸臣，盛世衣冠代代新。隊隊蟒袍迎日耀，行行玉帶帶鳳鳴。金鞍白馬挨班坐，寶轎紅車取次登。百頂黃羅空內舞，千家職事道中行。金鑾宴散封功罷，喜壞烏台尹上卿。執手亭山呼姐夫，多別分離又重親。忠奸到底君王曉，今日裡，都做封王拜相人。甥女甥男如此貴，真個是，古今第一大名門。下官備轎來迎接，恭請齊回敝寓行。皇甫亭山忙執手，二人並馬淚沾衫。談完久別初相會，又訴長情與短情。忠孝女侯同見舅，烏台悲喜叫賢甥。回呼左右抬官轎，女侯爺，既不臨戎要避人。御史長班齊對應，魚軒抬近請登臨。女侯下馬重乘轎，武憲王，回向華亭伯爵雲。兄與姪兒和繼女，不如共到尹君門。大家擾擾烏台府，造下高門再處分。御史撚鬚連叫妙，華亭伯，心中大悅就同行。烏台又令人抬轎，衛勇娥，也上魚軒出禁城。

話說皇甫長華與衛勇娥同乘大轎，這邊武憲王父子，華亭伯，一個個輕裘快馬，都回尹府而來。平江侯因有寓所，遂與忠孝王分手，要回寓所而去。

東平千歲面含歡，姐丈賢兄聽弟言。左右先行偕伉儷，此非人力實天緣。今朝御賜成佳偶，賢兄長，整備新婚續舊弦。熊浩聞言微太息，點頭含笑謝周全。雖承賢弟王前奏，只是我，妻孝猶滿一年。他日成婚偕衛女，定使那，亡妻含怨在重淵。平江侯爵悲還喜，拱手相辭策馬回。忠孝王爺隨後走，紛紛齊到尹衙前。只見那，尹府家丁列兩行，跪牽錦轡入門牆。王爺侯伯齊齊進，眾家丁，雲板齊敲入內堂。尹氏夫人姑嫂接，蘭臺小姐也迎將。一個個，裙拖玉帶離深院。一人人，袖款鸞綃入大堂。先見兩乘官轎進，走下了，女侯女伯二紅妝。紛紛外客猶無見，二位閨英走上廊。祝氏夫人難認識，慌忙回首問端詳。

啊姑娘，這二位是哪家的小姐？怎麼長華甥女不來？

良貞見面含春，嫂嫂如何認不明？左首衛家賢小姐，新更女服一娉婷。右邊即是愚甥女，數月隨徵又轉家。祝氏夫人悲又喜，一邊試淚一邊雲。十餘載內分離久，今日相逢好長成。這個衛家奇女將，俏花容，如何也是這傾城。蘭臺小姐欣欣贊，袖掩香腮笑一聲。

咳！真個是相隔多年了。不道母親難認，奴也是一時莫辨。

二位夫人笑口開，廳門走進女英才。長華小姐心悲喜，走到了，舅母之前跪下來。萬福聲聲提彩袖，悲哀一吐倒塵埃。夫人含淚忙回禮，尹千金，玉手輕舒扶起來。衛氏勇娥移鳳步，上前移步拜塵埃。也呼舅母稱甥女，因只為，過繼良貞一樣排。祝氏喜歡忙稱拜，女侯伯，回身又見尹蘭臺。多嬌見禮多親密，燕語鶯聲敘遠懷。二位閨英來見母，夫人又喜悲哀。忽聞劍鏘鏘響，廳門外，多少王侯步進來。

話說女眷們方才見過，早有皇甫敬父子同了尹御史一齊進來，滿廳中次第相見。然後女侯與忠孝王先謝了一謝母舅報信之恩，又拜謝了父母的教訓，方將主上封官的話一一告知父母並尹氏一門。

祝氏夫人喜氣多，笑攜甥女叫娘娘。朝廷有意封官職，恭喜賢甥福氣長。相傍相依無幾日，就要去，昭陽殿裡做娘娘。女侯見說容含愧，尹良貞，喜怒交加變異常。喜只喜，愛女得婚元帝主；怒只怒，癡兒辭卻衛紅妝。人前難責親生子，意內私嗔忠孝王。當下亭山來出外，祝夫人，慙慙款住外甥郎。蘭臺引道先移步，一眾相隨入後堂。交椅排開齊坐定，紛紛侍女進茶湯。良貞熟視奇英伯，越覺先憐俏女郎。恨殺癡兒無主見，輕輕斷送好妻房。夫人暗氣難消釋，立起身來要出廊。回喚芝田隨我去，如今是，住房已在集雲堂。王爺答應抬身起，正正衣冠隨著娘。回面一見呼母舅，此間可是另搬房？當年五歲辭行日，曾記得，沒有西行那座堂。祝氏夫人聞得問，含歡接到近門窗。

啊唷，外甥好記性。我連甥女也不認得，你倒還記得我們住居屋宇。

還是姑夫你令尊，雲南寄到一千銀。將來典了新房屋，不在那，孝順街衙舊寓存。忠孝王爺連應諾，良貞立等要同行。少華轉步隨慈母，不覺行行到集雲。尹氏在前王在後，一齊進了內房門。夫人坐在明窗下，半響含嗔不做聲。忠孝王爺心內懼，低頭侍立近夫人。眼觀尹氏猶含怒，只得低低問一聲。

母親呀！

孩兒不肖犯慈顏，還望娘親據直言。教訓若然兒不聽，甘當杖責在尊前。夫人椅上花容變，一皺花容啟口言。

好冤家，你怎敢不遵母命？

忠孝王爺展錦袍，慌忙跪下問根苗。孩兒不肖應該責，伏乞娘親怒且消。未識如何違母命，望祈明示教兒曹。夫人見說稍稍怒，扶起東平小俊豪。

呀癡兒！你為何這般懵懂？

可知這位衛千金，於我家門有大恩。昔日欽差拿眷屬，多虧她，仁心救拔入山林。那其間，若遭賊手多應死；那其間，若到皇都豈得生。母女可憐逢急難，倒不見，你來出力救親人。如今留得娘和姊，頓忘了，衛氏千金莫大恩。

呀啐！小冤家，你莫非還為麗君麼？

劉門郡主出仇家，何必真心守著她。還要手提羅帕子，竟違御賜美嬌娃。雖然你意思劉女，未必她心為少華。我在吹台曾說過，你因何，不遵母命娶如花？

啊芝田，我問你那衛千金有恁配你不過？

出身不薄父為官，貌又傾城品又端。如此佳人全不愛，倒是那，仇人之女你心歡。後來就娶劉門女，我只平平常等閒。尹氏夫人言到此，微微冷笑皺眉尖。王爺半晌難回答，兩片紅痕上頰邊。良久低低方啟口，母親息怒怨兒愆。少華若為劉家女，怎麼肯，血本陳情報父冤？回念麗君來得苦，孩兒意欲守三年。總然要使傳宗代，也無非，納個姪來娶作偏。盟姊勇娥非下等，如何相屈女嬋娟？如其將彼排為正，竟把那？節烈亡妻放哪邊？過繼女兒雖可愛，捐軀媳婦也須憐。況兼友鶴初亡偶，這一來，也算酬恩事兩全。生米已經成熟飯，悉憑杖責也心甘。王爺言訖長吁氣，尹夫人，手托香腮默默然。

卻說尹氏夫人責備不差，忠孝王爺回言有理，也就沒甚言語，漸漸地息下怒來。那邊衛勇娥因見尹氏蘭臺翩翩鬍秀，意欲得她做個弟婦，更加相愛相親。坐在兩張並排的交椅上，拉著玉手，細細相談。江陵女侯卻猜到母親喚弟回房，必為辭婚的事故。遂辭舅母表妹，來看同胞。

夫人恐有密商量，不便蘭臺送到堂。皇甫長華稱請轉，多嬌移步過東牆。女侯堂下回書院，侍女開簾接入堂。一進房中抬首看，笑攜母袖問端詳。娘親想為辭親故，故此匆匆扯弟行。

咳，母親呀！

此來只算報熊君，謝了從前已往恩。衛姊得歸如此婿，料他心下必歡欣。弟方辛苦成功業，萬事差池罪怨輕。尹氏夫人方息怒，娘兒談笑坐房中。早問侍女前來請，午膳排齊只候爺。尹氏夫人移鳳步，王侯姊弟一同行。

話說尹氏夫人已命廚司治辦晚間的筵。時午晌時候，先用中膳。外邊吃過了飯，皇甫敬就同忠孝王並華亭伯衛煥，同到梁相府中拜謝司馬。

三騎寶馬出衙街，傘蓋團團罩頂來。後擁前呼人喝道，軍民走避讓官街。加鞭直至梁公府，卻值尚書在內台。外面家丁忙入報，當當三下叩雲牌。

話說家人扣牌速報，卻值司馬朝內歸來，正對梁小姐細言忠孝王辭婚、衛勇娥男扮的這些緣故。把一個素華小姐喜歡得眉開眼笑，即叫一聲小姐呀，

低喚千金可見憐，怎教他，孤孤零零守三年？奇英女伯王猶放，小姐如何不早言？況且薦夫功不小，朝廷豈有反加愆？既逢公還瞞隱，但不知，小姐心中是怎般？司馬聞言哈哈笑，應一聲，自然不負你天年。素華小姐聞言語，忽聽丫鬟報事端。

啟上老爺得知：今有新授的武憲王、忠孝王、華亭伯皆在大堂候見，請老爺命下，以便遵行。

司馬聽言即正冠，起身就要出房間。因知武憲王爺至，微微地，柳葉長眉攢一攢。

啊唷怎處？這是我公公來了，少刻如何受禮？

尚書不覺笑還響，回對夫人悄悄雲。公亦至來夫亦至，如何偷看到前廳？素華小姐花容赤，含笑回言奴不行。司馬低言無礙事，手拉翠袖出房門。夫人只得移蓮步，小姐相隨向外行。兵部尚書冠帶畢，一齊咳嗽出圍屏。抬頭已見王侯進，拱手含歡叫失迎。

啊唷失迎了！君侯們枉駕下官，蓬華生輝。

一班貴客應聲同，參謁來遲望怨容。武憲王爺垂了袖，深深施禮在堂中。小兒埋沒蒙提救，不是恩師怎顯榮。今日功成冤又白，皇甫敬，登堂拜謝德乾重。亭山言訖攝衣跪，顯明堂，急正烏紗叩拜回。

啊唷，豈敢豈敢！老君侯請起。

當下齊齊對拜完，華亭伯爵又相參。恭身施禮呼恩相，小女荷蒙這等憐。忠孝君侯求帝王，大人將，一門寶眷保招安。此恩此德難圖報，愚父女，感佩惟求犬馬還。司馬連聲稱不敢，深深回禮又開言。

啊唷，華亭伯說哪裡話來！

下官叨沐聖朝恩，怎敢不，進善除奸報主恩。今日未曾來作賀，反勞枉駕到寒門。可喜令愛奇英伯，女服男妝竟守貞。萬人叢中能保節，果然是，英雄虎女將門生。下官深仰家聲正，兩忠臣，青史流芳萬古聞。衛煥回言稱不敢，俱皆枉賴大人恩。少華一見行完禮，垂褶躬身拜在廳。

閣下，恩師啊！

門生貴顯賴提攜，叩謝深恩天地齊。愧殺此生難補報，願恩師，合門吉慶頌攀躋。王爺言及忙行禮，一片香風襲蟒衣。司馬見時忙稱禮，暈紅上臉轉身軀。亭山走近忙推住，連說恩師要受之。

啊唷，大人何須回禮，門生拜見、分之當然。

忠孝王爺跪在堂，深深八拜禮安詳。明堂被扯難回答，只得連聲不敢當。全禮受完才放手，尚書回叩暗思量。

啊唷奇哉！世上的裙釵誰能似我？

婦人反作丈夫恩，全禮公然又受之。如此閨娃天下少，我竟是，春風猶占上秋枝。少年司馬心中想，當下時，入座傳茶與玉。話說當下傳茶之時，又請出梁相國拜謁之後，方才就坐而談。忽平江侯熊浩到了，司馬即降階迎接。熊友也謝了老師方才告坐。司馬看了平江侯，向衛煥贊道：啊華亭伯，真正御賜攀了緊對的門楣，可喜可喜。衛振宗慌忙對道：這是主上的恩寵，大人的福庇，得此賢婿。司馬即命廚司備酒。皇甫敬起身辭道：老夫尚欲率子到親舍孟龍圖處一走，心領大人高情了。司馬見他必欲辭去，遂爾相送。

當時皇甫告辭行，衛煥侯爺亦起身。司馬慇懃相送出，方才回步入圍屏。夫人已自先歸後，相見齊齊笑語頻。且表親王侯伯爵，一齊辭出上駒行。平江侯爵分頭去，三位齊來孟相門。打動玉驄行得快，一臨孟府就傳聞。家丁卑禮行參過，方報龍圖孟大人。

話說孟龍圖朝回無興，正臥在一張小榻上短歎長吁。忽聞表妻舅與皇甫敬父子同來，不免又悲又喜，遂率孟嘉齡一同迎出大廳來。

武憲王爺見孟公，深深施禮叫親翁。可憐別後千般事，今日何緣又得逢。孟相龍圖心慘切，慌忙回報禮謙恭。揮痛淚，叫親翁，三載分離意莫窮。善惡果然終有報，到如今，尊尊完敘好光榮。說完又見華亭伯，啟口含悲訴曲衷。忠孝王爺方進步，叫聲岳父淚垂胸。

啊唷，岳翁呀！皇甫少華難得復為大人之婿！

王爺言訖跪塵埃，哽咽無聲不敢咳。孟相聞言心欲裂，朝衣一裹抱英才。

啊唷，小君侯，老夫慚愧！

聖旨來時不敢違，強將小女送於歸。她能盡節投池死，今日裡，我見君侯算有輝。如若麗君身現在，孟士元，亦當慚愧避嚴威。

啊唷，君侯噯，我亦難得復為賢王的岳父呀！

只因朝內有奸臣，志願雖強不得伸。今日既能冤枉白，也就是，天公有意念忠心。言完翁婿行將禮，重又慇懃見至親。至戚仍逢悲又喜，扯開交椅坐明廳。香茶一道家人獻，武憲王，欠欠身軀啟口雲。

啊，親翁，令千金的捐軀大節，我皇甫敬世世不忘。

君親之命果尊依，又會全名自喪軀。如此成全皇甫節，愚父子，銘刻肺腑不忘伊。亭山言訖雙垂淚，孟龍圖，五內如焚一口呼。

咳，親翁呀！小女既許尊府，論理原該盡節，怎說起感佩之言來？

忠孝王爺面對屏，忽聽提起孟千金。心慘切，意淒涼，蟒袍連牽拭淚痕。半晌回頭言尚咽，叫聲岳父聽衷情。深閨令愛投池死，這如今，棺木停於何處存？雖則未能成伉儷，少不得，後來也要上塋墳。清風烈女人間少，就便是，守義三年也是輕。趁個良機當告假，小婿去，雲南滇水祭芳魂。並攜靈樞歸三楚，小婿他年好共墳。忠孝王爺言此語，淚如雨下有悲聲。袍中取出香羅帕，手拿著，郡主貽珍哭麗君。孟相細聽心痛切，就將前事表分明。皆因水內無屍首，沒有棺木只設靈。忠孝王爺心大駭，連稱此事卻奇聞。水中有物還能泛，池內投入豈得沉？岳父其時遭此事，正應著實遍劉門。龍圖學士連稱是，我故與，國舅同來要叩闈。聖上立牌旌烈女，只言無涉孟家門。兩家因有君王命，忍氣吞聲不敢爭。忠孝王爺微點首，含悲半晌又開聲。

咳，岳父呀！

令愛才名不等閒，風流閨秀冠雲南。日常小像曾留否？如在衙中賜一觀。孟相聞言心痛切，手揩珠淚又回言。麗君小女能書寫，自寫真容未嫁前。荊婦悲心時要看，如今不在我身邊。已差衙役迎家眷，帶到京中再送看。自照鏡奩描得像，分明件件似生前。東平千歲心悲喜，暗暗相呼暗暗憐。

啊，芳卿呀！

你寫真容必為郎，欲留一面表情腸。少華果得親芳影，我必要，早上香來晚上香。忠孝王爺悲又喜，消停立起告辭行。龍圖父子齊齊送，三貴乘騎出府牆。

話說武憲王父子與衛振宗歸到尹衙，只見門公高高地捧上幾十個名帖稟，說某大人、某老爺俱來賀喜過了。正言間，又聽得朱車碾地，又看見黃蓋搖天，有文武朝臣來賀。

武憲王爺下大堂，東平王子出迴廊。都說是，恭賀遲遲多得罪，一班班，蟒服紗貂立滿堂。眾口齊聲同作賀，奇哉十八就封王。官員慶賀黃昏散，內外華筵又進將。骨肉團圓情更切，至親談笑喜非常。酒闌席散更深後，內外人皆入寢房。女侯女伯隨娘進，一齊齊，輕移蓮步入雲堂。且慢言，烏台衙內咨情事，再把那，倒運劉家表細詳。

話說欽差奉旨把劉侯監下，又將國舅帶到監中。只見劉門眷屬，不分男女，總監在一處三間房內。那些獄官們還恐朝廷有放赦之心，管得不十分嚴緊，劉侯與姬妾兒孫們都是不上枷鎖的。當下欽差一到，就將國舅交與獄官，自己飛騎復旨。當下這邊獄官們還奉承劉侯的餘勢，也把劉奎壁去了刑具，放進監房，與他父子骨肉相會。

患難爺兒一旦逢，抱頭大哭在監中。劉侯哭得肚皮疼，國舅悲號肺腑崩。子見父顏聲欲絕，父觀子面淚俱紅。難分難解號陶哭，劉國丈，一頓悲哀淚滿胸。

啊唷癡兒呀！你不該行這般事。

天理昭彰躲不來，癡幾何故錯安排。宮袍未中三枝箭，怎把虛言報我來？為父偏聽方用計，到今朝，刀加頭上要當災。劉侯埋怨親生子，國舅悲呼更痛懷。

啊呀爹爹呀，不孝兒應萬死！

已往從前莫記他，情知件件是兒差。今朝帶累爹娘死，少不得，永墜輪迴罪業加。竇氏含香腸寸斷，悲啼抱過小娃娃。攢柳葉，掩桃花，淚落如珠叫主家。

啊唷主公呀！這是你的親生兒了。

自聽凶音主被拿，可憐妾等苦伶仃。二姨無育重婚媾，賤妾存胎守此身。生得歸郎心已決，實指望，救回恩主再相親。何期今日重相會，連這點，小小孩兒保不全。

啊唷主公呀！

難得還能見這回，爺兒暫且苦相依。法司審過無情決，奴母子，猶幸和君死一堆。竇氏言完雙膝跪，劉國舅，寸心如割抱嬌妻。

啊唷愛姐呀！你是竇合香麼？

怎生如此有冰霜，姜氏重婚你不行。保得此兒仍沒用，俱是我，生生害殺竇合香。娃娃可是歸郎子？為什麼，品格非凡命不長？

啊唷兒呀！你好生得命苦，都是父親胎害你了！

汝母巴巴望降生，生兒依舊沒收成。既然出世難全命，小娃娃，何必投胎到我門？國舅說完昏過去，含香抱住放悲聲。

啊唷，主公甦醒呀！這也是歸兒命裡該當。

奎壁悠悠復轉陽，嗷呼不絕歸兒郎。劉侯掩面心如割，竇氏含悲意更傷。三個一堆齊聲哭，周姨跌腳放悲聲。含嗔埋怨劉奎壁，都是你，害理傷天惹禍殃。

那二公子，你看，這是你的小兄弟，也要砍頭的！

可憐合宅受災殃，不久齊齊上法場。太郡夫人聞去捉，未知怎樣受驚慌。高年父母因汝死，幼小孩童為你亡。看到這般傷慘處，想當初，何須死用歹心腸。

啊唷貴哥兒呀！

自幼生來多難磨，為什麼，應該今歲見閻羅？十齡未滿刀頭死，想是你，前生前世作孽多。周氏姨娘心不忍，捶胸跌足只悲呼。劉侯帶淚回頭看，你如今，埋怨於他待若何？我與夫人還要死，豈但你，一雙母子人鄴都。劉侯尚護親生子，奎壁心悔淚似梭。啊，周姨埋怨得不差，原是我干連幼弟。當初鬼使與神差，故把奸謀惡計排。今日合家臨死地，也叫做，前生冤孽命當該。其時監內悲傷際，外面囚糧發進來。下賤東西難入口，劉侯一概叫搬開。正然相對淒然處，官宅家丁走進來。

話說劉侯父子正在悲傷，只見有一個家丁進監探望。單膝兒跪下稟道：劉侯爺得知，小的京兆阮老爺差來的。特送小豬、燒鴨、肉脯、雞羹四樣菜蔬，白米飯一鍋。恐侯爺在監飲食不調，故著小的送來以備應用。還有五十兩一封銀子，與侯爺方便方便的，要乞檢收。這是兩付家常鋪蓋，也求收下。家爺說明，叫侯爺安心耐等，不要愁壞了身子，保重為妙。

國丈侯爺聽此雲，一聲長歎淚沾衫。可憐幾日監中坐，義子乾兒沒有人。表弟阮公情尚在，送銀送物送鋪陳。危中見顧真難得，不像那，走肉行屍眾畜生。富貴場中來不斷，危亡時節去無形。老夫只道皆如此，竟不道，還有留情玩大人。國丈當時悲又喜，就將銀物盡收明。鋪陳一概俱相納，傳與家丁謝主人。多感老爺關切重，到將來，大人就是我屍親。敢能不定凌遲罪，收殮還求一力承。劉府雖然難補報，少不得，銜環結草在來生。家丁答應相辭去，使力之金不受分。當下大家齊用飯，合家和淚強吞唇。晚來禁子查監過，也不施威與用刑。新送鋪陳分著用，大家各自要安身。劉侯無意圖歡樂，滿座睜睛淚滿衫。四個嬌娘同一處，含香別在小房門。此時奎壁重逢妾，又動風流舊性情。雖在監中方待死，卻從苦裡又尋春。小床布帳隨時過，也難得，美女相依共一衾。奎壁已監在獄內，戰兢兢，惟防提審問前情。

話說劉侯父子同下監牢，自此之後，有幾家末絕情的親眷，不能自己來看，也遣僕人送物。那一班日常拜的義子乾兒，休說是不曾入牢看看繼父，有幾位已向武憲王處賀喜過了，改日就要認識來往。按下奸雄勢燄，且言聖主恩深。元天宮中發出上諭，賜忠孝王白金十萬兩，華亭伯、平江侯各人五萬兩，自己起造府第。再行文到湖南湖北，將一應所抄的房屋一併歸還。逃散的親族，以及被拿的人眷，一切盡行赦免。劉侯父子只等彭巡撫解到之時，再看大臣會審。走洋人賽寶兒，雖有探聽軍功，且待口供質對之後，無差，另加爵賞。又有一封王詔，是命翰林院宣麻以拜司馬鄴明堂為相。聖旨一下，各官奉旨分行。